

清芬樓遺藁

清芬樓遺藁卷二

荆溪任啟運

和親王蕊珠合錦序

純乾行健首曰乾乾習坎有孚遂稱坎坎遯一畫之始肇而重言則已然餘如風隨明兩澤麗山兼名雖未舉其駢義則已包其疊蓋一而二者辭之所以引而長二而一者道之所爲約而該也聿在唐虞頌堯之德文思安安數舜之功四門穆穆雖在至人之莫贊亦煩贅語以相形降自子商延乎姬錄威儀品節禮有三千雅頌南豳詩傳三百言朝廷曰濟濟翔翔言祭祀曰齊齊皇皇言車馬曰匪匪翼翼與事爲宜動容所以成中也賦草木以葦葦萋萋賦禽鳥以翩翩雝雝賦昆蟲以嚶嚶趨趨與物爲肖茂對所

以時育也他如爾雅蟲魚離騷香草品斯備矣語亦工焉
及夫秦漢有膈膈膊膊之方言有昔昔鹽鹽之歌曲雖曰
壯夫不爲要亦文人所不廢也 和親王於稽古之餘爲
綴文之雅合古今之雙字悉薈萃於一編自天地以迄蟲
魚旣統之以七類始東冬而終葉洽又次之以四聲纍纍
乎端如貫珠爛爛乎燦如舒錦卽花以繪花何妨色色惟
月還印月不礙空空 運 叨陪左右之班無能爲役漫廁疑
丞之末敢志一言願法文王之亶亶厥德不回學孔子之
孜孜從心所欲則因文可以見道深者自深游藝卽以依
仁器原非器使 運 綴韞綫於袞裳畧成寸補附蠅翅於驥
尾與有榮施謹序

申公詩說序

古之傳詩者三家魯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轅固生作詩傳燕人韓嬰作詩內外傳皆不知所自受漢時三家皆列於學而毛傳未出毛萇者趙人自言其傳出子夏其後鄭衆賈逵馬融作傳鄭康成作箋毛詩乃大顯而三家遂廢隋經籍志言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至唐志但存韓詩是申公詩說之亡久矣明人蒐羅舊籍申公詩說儼然具在然案之僞書無疑也其以魯頌爲魯風於豳風則分七月一篇入小雅餘盡入魯風周公未嘗之魯可以公所作者爲魯風乎孟子引魯頌不云魯風也其餘若分大小雅爲正爲續爲傳取逸詩唐棣之華合東門之墀大約與子貢詩傳相似然子貢傳亦僞書也嗟乎

詩之作者遠矣朱子疑小序毛傳而多所更變然更變之庸必當乎唐人之詩皆自題其篇故易曉解假令今日盡去其題而使一人臆以度之其弋獲者百一而已況古之詩人其旨遠其辭微其託物比類皆其所不欲明言而欲以千百年後之一人一一而度之庸有當乎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而復約之以一言曰思無邪孟子云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聖賢之說詩如此而已其他引詩見於論語禮記左傳國語皆與後世經師異然則謂詩無定解者妄也謂詩必當爲定解者誣也謂不得詩之定解且無容置一喙者惑也愚於三禮則詳說之而詩獨闕焉非後詩也有難言者也小序毛傳最爲近古箋疏而下與朱傳並存不復有所去取以所得於性情者在我不在人也然則申

公詩說存之乎抑廢之乎曰讀書且無論其真偽當於心而已小序亦未必其果爲子夏也彼申公者亦說詩者流也庸詎知斯人之臆而說者不弋獲於百一也則知其僞而存之可也

謝香祖士喪行義序

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言喪者三小戴傳禮記四十九篇
喪居四之一朱子生平說禮惟喪最詳蓋古人以此爲大
事恒兢兢焉而今專經家顧目爲凶事擯棄不讀何歟記
曰居喪讀喪禮余謂平日之不講至居喪而後讀恐附身
附棺其悔恨無及者已多矣古人不知猶恃有知禮者爲
之相今之能相者何人哉世俗喪葬背誕殊甚余向作喪
禮酌就世所行祛其背誕未遑法古也老友謝香祖成士
喪行義一書眎余不徇今不泥古使人讀之悲痛之意恍
然自生夫禮有本有文仁孝本也儀物文也謝氏世孝友
香祖尊人義占先生常試父母之年章淚漬其卷學使題
其旁曰一字一淚余讀至此亦復淚下嗟夫至性感人固

如是夫伯兄應雲孝友過人與余交最厚余臨其喪哭盡
哀特爲制服忽忽已三十年今讀香祖書彌喟然於賢父
賢兄之孝友質行於不能忘也

卜氏族譜序

禹貢言錫土姓而左氏傳言胙之土而命之氏此姓氏之大較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漚汭嬪於虞漚其水也虞其國也厥後舜之子孫或以媯氏或以虞氏或以陳氏則周所封國也田氏陳之轉音也則又卽氏爲姓矣史記卜子夏衛人卜氏世譜云滕叔繡之後官卜正豈叔繡之支子爲卜正於周遂以官氏歟夫叔繡固姬姓若以國氏亦宜爲滕世爲周卜正亦宜爲周人曰衛人何也意自滕而周自周而衛至子夏居西河歷三遷矣余嘗謂古者民不能自遷所謂死徙無出鄉也其從君遷者則如盤庚之遷殷亶父之遷豳其爲君所遷者則如周遷殷民於洛六族於魯七族於衛是也然亦不甚遠漢徙田屈大族入關中始

有遠徙者皆官命遷也班叔皮稱漢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夫左氏傳所云其處者爲劉氏謂士會之族居秦者也而劉季起豐沛去秦數千里豈經秦之亂民之播遷流徙若是遠歟亦可以觀世變矣夫古者民各繫其國故舉其氏族卽知其所居之邦所事之君君亦撫其臣民若吾體之四肢也至秦而後民皆渙然離散有一族而散之四方者而古者宗以族得民之法蕩然無有如諸葛之賢而兄弟且分事三國其他尙何言哉世平無事則秦越之肥瘠固不相知逮其世變且挺刃而相向不知誰氏之子也卜君某告我曰吾族在蜀固晉河津派也先賢後居河津凡四派長留河東辛封村奉祀其三皆逾河而西一居韓城縣縣西西澤村一居縣北干石村一居縣東卜家村吾祖梅

川當崇禎乙亥大祲民離散負先賢像攜宗譜以行將依
韓城族以居不果遂西行至岷之馬塢居焉又自岷而隴
定籍凡四世矣而譜爲僕竊去欲還河津求舊譜而未能
也嗚呼士君子不獲如古之聚姓而居至於播遷流徙知
其氏忘其姓得其支忘其本雖有仁孝之心敦睦之意無
所用之亦可慨已余祖任子亦出孔門今居荆溪者二十
餘世然上溯任子世系不可得不若君家之自子夏六十
餘世猶可數也余祖任子所著樂經及詩禮諸書皆久湮
沒而君家先世詩序喪服傳及其徒公羊氏穀梁氏皆盛
傳然則君循其緒以振家學猶爲易易不似余之尋墜緒
於茫茫也此余爲君序而又不勝慨然者也

鳴鶴堂文集序

余幼聞人稱息齋壽文既長購得之固異流俗然私心未
屢又聞人稱牡丹賦購得讀之猶竊以爲未脫明人習氣
後得閩典史盧中書傳始大驚疑班馬不是過後又得賦
役制科諸議乃知息齋固具賈董才不徒以文章名也息
齋學本陽明然整齊嚴肅實得程朱家法顧臬留都防亂
一揭息齋實左右之史稱縣令夏安仁治蹟大都出息齋
息齋固用世才不得志乃施之族其建宗祠定宗法皆秩
秩然可憲後世詩文特緒餘耳然古來豪傑之士後世仰
其人者莫不尊其言詩文雖不足盡息齋息齋何必不以
詩文見也息齋文自六朝入一變乃學韓歐晚則浸淫漢
氏蓋每變益上矣息齋自訂稿止六十首多晚年文盧忠

烈堵牧游諸傳不與焉宋漫堂選并去閻典史盧中書傳錄議賦役諸篇存者五十余廣爲搜輯至百有四十滋益多息齋常言徐妣功外集出而名頓滅天下固有多不如少者然余爲息齋族孫吾家文獻俱在息齋片紙不忍遺存錄貴備選擇貴精義固異也初族兄經庵權謀梓息齋詩文詩已梓文竟未就宋漫堂命公孫光國梓之斂文及金付金閩書肆會漫堂內擢光國遘疾卒書賈沒其金遂并集亡之余心痛焉復於其曾孫同寅搜得原草一帙塗乙幾不可辨族曾孫稠搜得數首與余向所購參攷殊乖異古人塗易一字皆有深意余學未能窺息齋堂奧烏敢臆決爲去留哉竝存之以待能者正焉

周城朱氏族譜序

古來世家大族垂數百年未之或替者豈不繫於忠孝哉
余讀周城朱氏族譜而知之矣當宋德祐之將終也元將
伯顏帥師南下大江以左無堅城朱公輔國以一縣令瀝
泣誓師揮戈血戰元兵歎爲奇男子至解圍避之雖不幸
中讒功未良成而一時義烈固已震天下矣其子祖勳州
司屢辟不就其孫中江元主再徵不起可不謂忠貞世篤
不辱其身者哉嗟乎世之倣也富貴所在蠅螿爭之營營
焉逐逐焉於子孫百年之計無纖毫負矣乃俯仰旦夕之
間而田極望門列戟者忽不知其煙消灰滅豈循環固有
數歟抑人事使然歟方朱公志殉溧陽身之不恤何有於
家豈知後嗣尙食報於茲土耶子若孫克繼先志視軒冕

如泥塗又豈肯薰心利祿效彼營逐爲也然而自明迄今數百年來鬱然甚盛爲平陵西南望族視彼赫奕一時者孰得孰失此亦可知忠孝之食報者甚遠而子孫之保之者亦必有道矣朱氏續譜竣事請序於余余不能爲世俗諛語卽以余所知者爲朱氏鐔于申之倘子孫而盡衍此忠孝於不窮也以承世德以佑後人則此譜不爲徒作而他日之載在國史者且蔚爲朝廷光矣豈惟家乘之榮而已哉

建平雙廟宗譜序

今世所遵譜牒之法肇自廬陵然歐譜在當時南豐曾氏已譏其闕誤後吉水解氏譏曾譜亦如之夫廬陵與南豐皆曠代才其博學洽聞勝尋常萬萬而猶不免闕誤之譏蓋自成周小史奠繫世辨昭穆之職亡而氏族之失傳久矣吾任出自黃帝傳所稱姬酉祁已滕葳任荀僖佶偃依十二姓者是也譜之或自先賢當陽侯子選或自義興遷新安州守彥升州守視當陽差近宜爲可據然史言公四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譜言四子珂埜址堦堦其名旣異而譜其繫又乖錯不同或曰堦生瓚及璜璜生期及朗朗生梨梨生景又二十世及玠居汴梁玠八子長預遷宜興篠里幼顯遷溧陽水東當元初或曰璜生郎郎生瑞卿卿生

履祥祥生景及昂昂子三念七遷溧水念八居郎川念九
遷義興當五代時而吾篠里任氏始祖惟云宋建炎間自
河南偃師來乖錯若是子聞格天閣集有宜興篠里任氏
譜序在政和間則云南宋遷宜興者妄稱元初尤妄而郎
川金鷲山品字墳葬念七公兄弟三人其念九公祭臺大
書深刻曰宜興篠里祖其譜言三公友愛雖遷遺命同葬
而吾篠里公傑公俊在明初質行最著水東譜亦繫之則
云溧之水東自篠里出而溧水宜興又均出自郎川差可
據信載筆不慎各緣所聞臆爲補綴以致前後參錯互異
也運幼見閣學兄新庵稱宜興溧陽地距半舍行輩未之
或移一本非妄雍正己酉郎川族彥濟通謀大合族欲舉
宜興及二溧譜合之而乖錯難一喟然曰吾輩生晚未知

舊譜孰是割此麗彼不可削彼合此又不可各存其舊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但我後人知四族一源母秦越視可爾嗟夫知前參錯之難稽則知向後之纂修不可以不勤載筆不可以不慎敬宗睦族之心愈有所慘愴悼怛而不能自己是從前之闕誤未嘗非仁孝感發之一助也今郎川譜主其事者某載筆者某叙之者運及宗伯學士蘭枝蓋視前加慎矣

蘧蘧庵詩藁序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悲其志想見其人蓋余讀陶詩而見其超於物外矚然泥而不滓也讀杜詩而見其悲時憫俗惓惓不忘忠厚之至也吾族多詩人然自仰山以來多散軼惟鳴鶴堂詩藁行世敦敦乎大雅之音焉族子聲蜚元京錄其高祖華渚公蘧蘧庵藁見示余讀之冷然善也余聞公際明季多資緣爲仕進之地在位者亦樂引爲黨援同邑周相國以公前輩折簡招之再三終置不答今讀其述懷詩鳳翔千仞岡不屑榆林棲其志意何如哉又聞余祖雲巖公亦與周有舊周旣貴遭諸途弟呼之公疾趨避吾家前輩類如此也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他人觀之且油然興起況子孫也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運與二

三子共勗之矣

尚書內外篇章句序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定修己治人之大法燬於秦火儒者謂古書二千二百四十篇自黃帝始孔子刪之存百有二十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或曰百篇尙已吾不得而知漢興伏生始傳尙書伏生故秦博士其所傳虞夏之書四曰帝典曰臯陶謨曰禹貢曰甘誓商之書五曰湯誓曰盤庚之誥曰高宗彤日曰西伯戡黎曰微子周之書十有九曰牧誓曰洪範曰金縢曰大誥曰多方曰康誥酒誥梓材曰召誥洛誥曰多士曰君奭曰立政曰無逸曰顧命曰呂刑曰文侯之命曰費誓曰秦誓凡二十八篇縱遺缺不全後賢後王慎取而善推之大法亦畧云具矣自漢廣下求書之令於是真偽襍出先之以秦誓後之以古文

泰誓云河內女子壞老子屋得之古文則云魯其王得諸
孔壁然劉歆曰古文十六篇張霸曰古文可審定者二十
五篇梅賾亦云二十五而張霸本則有舜典棄稷汨作九
其湯征典寶肆命原命梅賾本則有五子之歌仲虺之誥
伊訓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奭
冏命十六篇甚乖異禹謨允征咸有一德武成旅獒泰誓
其目一其文又絕異僞泰誓故有鄭傳張霸本托鄭傳以
行今廢久梅賾本托孔傳唐孔疏因之宋蔡氏又因之世
所習五十九篇者是也顧唐孔氏之言曰劉向作別錄班
固作藝文志劉歆作三統歷皆不見孔傳又云孔所傳者
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又云鄭意師祖孔
學漢初衛宏賈馬亦傳孔學王肅似竊見孔傳又云孔傳

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晉太保公鄭冲始得之其
言源流益荒謬難信昔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三人欲
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夫豈不懷蓋其敬也僞泰誓
張霸本掇拾未全後儒得乘其隙故遂廢梅賾本補苴備
矣然衷諸孔子得母似之然乎今本其所自析而存之曰
尙書內篇伏生本外篇梅賾本取漢馬氏鄭氏王氏孔氏
唐孔氏宋蔡氏蘇氏元吳氏明王氏姚氏諸說旁及紀年
史記大紀通鑑前編攷其事玩其文通其意反覆由繹爲
章句若干卷信者著之疑者闕焉

禮記章句序

世傳五經舊矣然禮記固非孔子定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四經具在而禮獨湮沒惜哉漢河閒獻王收孔子弟子書百三十一篇劉向校之亡其一後又得孔子三朝記明堂陰陽記王氏史氏記樂記共二百十四

篇戴德刪并爲八十五戴聖又刪之損益離合爲四十六

戴聖所刪今名大戴禮其合者如舞廟禮入雜記中坐如尸二句入曲禮中分者如廟事篇分爲朝義聘義曲禮檀弓雜記各可謂博收而慎取之矣馬融取諸劉向增入者

三樂記善矣月令稍濫明堂位益夸四制不知益自何人

約大戴本命篇竄以己說而朝義復亡今所傳四十九篇

者是也鄭康成注之孔穎達疏之遂列諸經與孔子所定

易象詩書春秋等矣或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此以論冠

昏飲燕射聘諸義則然他篇不可概論或曰治天下大法具在周禮是宜經然作聖門庭闢奧若大學中庸探禮樂本原若禮運樂記其言多與易傳詩書相表裏而曲禮少儀內則尤治身治家要法非是卽周禮何以行哉記四十九篇言喪祭蓋半而喪居三之一古人於此兢兢焉此意卽禮之本也而或乃廢之謬矣月令王制閒雜秦漢要亦援之虞夏商周爲多傳曰禮與時宜學者苟綜所聞得聖人之意因時進退而以道爲權虞夏可師秦漢亦可監也何必成周漢注唐疏多附會要所援據雜而不越義蘊殊可尋宋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精粹越諸儒然自是漢儒之學微矣學者牽於所聞或飾虛辭以自遁不務會通而妄相訾警奚益夫聖人之禮將以宰天地順萬物其事行

於班朝泄官之地而其義皆寄諸學者誦說討辨之中學者之討辨極於微渺而後施之銖黍不爽其衡儒者之論荒而悠謬漸浸於朝寧自秦漢以逮元明菲議周禮而輕變之本末失衡輕重倒置君臣之交壞於秦父子之恩薄於漢唐爲母三年而夫婦之序廢明爲妾母服斬而嫡庶之分淆中乎人心 乎風俗雖一時議政者過要亦學者講不精理不明之致也故曰禮之義明而萬事可得而理矣運幸生

聖世沐浴教澤於禮之意竊與有聞因朱子學庸章句悉取戴記條其次補其闕正其違通其異而尤慎於喪凡有關倫紀之大而爲秦漢唐宋元明輕變易者著其說俟定禮者酌取焉

孝經章句序

漢興河間顏貞山其父芝所藏孝經長孫氏江氏翼奉后
蒼張禹鄭衆遞相傳述越三國兩晉辨說滋益多要自康
成定爲十八章後皇甫侃義疏備三十家於十八章未之
或改也隋王劭始言得漢孔安國古文舊傳凡二十二章
信乎否哉唐初竝存劉譏鄭惑司馬斥孔鄙明皇集儒官
令狀章名重加商訂今所傳者是也顧闈門章旣除而數
猶十八知非鄭氏之舊矣宋朱子刊誤定爲經一章傳十
四章運遵朱子加以訓釋從禮記例亦名章句旣成
今上之元年運以鄉舉入都遂從劉學使山右於佛龕得
抄本見有文同戴記而今本無者攜以歸徐審之蓋傳之
十章也孔子言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孝之始立身行道揚

名後世孝之終又言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傳釋
不敢毀傷及事親事君而去立身於義何居知此必逸文
也舊注言孔子云行在孝經則孝經孔子自作朱子闕之
謂曾氏門人所記諒哉曾氏門人子思尙矣餘如樂正子
春公明儀公明高大都篤謹能守其師說中庸言修道以
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反身不誠不順乎親非專言孝而
孝之義畢該傳孝經者未之逮也願經傳體裁絕似大學
其出曾子門人無疑耳我

皇上孝治天下而孝經之全卽於元年出殆所謂志氣如
神有開必先者歟運幼受戴記於不辱其身二語日奉以
周旋而常以一言幾致折臂保身之難至於如此今年逾
六十手足之啟正未可知此運今所爲補定此章而彌復

戰懼者也

女教經傳通纂序

余輯女教經傳通纂一書凡十有三章既畢而序其端曰
女教正家之始王化之端也昔漢劉向氏言古凡生子擇
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
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夫阿保於女職最下
必自其臣之妾以降始得爲之而寬裕慈惠溫良恭敬則
世所推仁人有道之容求諸學士文人未易多觀而古阿
保之賢乃至於此豈古女子生而卽賢歟或其所以致此
固有道歟吾聞書稱釐降以是爲登庸之大端而傳言夏
之興也以塗山殷之興也以有莘其在成周有太姜太任
開其始太姒邑姜嗣其徽母德之隆旣足以儀天下法後
世而元公定周禮有內宰以陰禮教六官以陰禮教九嬪

以婦職教九御當其時上自王后及公侯之夫人莫不受學其詩曰言告師氏言告歸宋伯姬之言曰保傅不具禮不下堂卽下至委巷之女亦莫不有師故傳曰賢而四十無子則爲人閒女師教之之備如此而其所教則惟以內外之嚴嫡庶之辨父子之親君臣之敬賓客之交喪祭之禮故其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是數者具而有之也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言幼而習之如性成也舉凡驕奢靡侈之習曾不得一交於耳目怕心佚志之術曾不得一接於燕閒故在家則爲賢女旣嫁則爲賢妻嫁而生子則爲賢母當其妊子則坐不邊寢不側有胎教焉子旣生則欽有帥記有成有童教焉爲女則以教而賢爲母又以賢而教其於禮法不啻首之適冠足之適屨不待問而後知

此成周當日所以大化翔洽賢喆篤生雖免置賤士亦足備公侯干城腹心之選而阿保之微其得於耳濡目染亦具寬裕慈惠溫良恭敬之德至於如此也秦漢之世后夫人不以德升旣不足以聽天下之內治而閭里之遺風餘訓亦寢消寢滅以至於亡劉向氏作列女傳八卷思有以障禍水之狂瀾而在當時亦無能爲力自是而後妻敗其夫母敗其子載胥及溺可不痛哉三代以降惟趙宋最名有家法以故當時大家名族亦頗修於內政敦孝讓重廉恥薰陶涵育之久至程朱出而遂有以接孔孟之傳雖其希聖固賢哉要其所自來者不可沒也其餘或間氣所偶鍾或閭風而興起列女所載諸傳雖不乏人然去二南之化遠矣我

皇極經世一
皇上作人壽考過於周文於變之風行與勲華比蹟運不自量以生於

聖世竊取朱子小學之意作爲此篇思以教家而一二同志謂有裨於風化之萬一遂謀梓之以廣其傳譬諸勺水益海掬塵增山雖無補於大化之高深或亦泰山所不讓河海所不擇故有不得而辭也若夫敬身以敬家敬家以敬國則所以爲正家之本更自有在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已不自治而僅求之婦人女子間乎哉

白虎通德論訂譌序

世稱白虎通尙矣顧其書不全元大德閒吾郡錫山學者始得之於許魯齋弟子劉平父遂梓焉今世板本雖殊然其脫誤一也史言漢宣帝博徵羣儒於石渠閣論定五經後學者滋益多各以私說破大道章帝中校書郎楊終請帝於白虎觀選名儒其論異同當時奏上謂之奏議帝親臨決謂之通德論白虎觀名地在北宮論名通德言此說於義理通也而世乃以比於應劭之風俗曰漢有二通謬哉時與選者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東平王羨七人班固名在五而今書獨以固專之何也固漢書論律呂以呂爲侶此以呂爲拒意義迥殊不皆出固明甚豈帝臨決固輒錄之猶淳于恭未與白虎之選而名享于恭白

虎奏議亦以纂錄故歟顧通德論傳而奏議亡則吾不知當日異同其得失果何如也今世板本或缺或衍或譌以形或譌以聲或合兩字爲一或分一字爲兩或初譌一二字而展轉附會譌以增譌甚者至不可讀余博覽他書謬加攷證其確者曰某當作某疑焉曰某疑作其他書同異附入名之曰白虎通德論訂論事雖微末要亦攷古君子之一助也吾聞漢時最重經術其風自武帝開之故廢昌邑大難也而決其議必曰博士臣雋舍等僞衛太子詣闕大疑也而雋不疑據春秋收之董江都一代大儒天人三策一本之公羊故子曰誦詩三百不達於政多奚以爲古人窮經致用類如此至唐宋詩詞舉藝作而此意寢亡矣然制科之設明初五經俱主注疏詩參朱易參程朱

書兼蔡禮參三禮注疏及陳春秋參左公穀程胡張氏猶
欲學者辨同異而折衷以驗其所得顧上以實求下以名
應人止一經經止一說後并經傳盡棄之止記爛熟講章
一二語以圖弋獲幸而得之則從容天祿石渠之府以爲
榮遇國家大難大疑則目瞠骨戰舌撝不能出一語是非
朝廷不重經術習經者自卑之自棄之也余所爲卽此一
書追念古昔而慨焉長太息者也

夏小正序

孔子曰我觀夏道得夏時焉夏時之等以是觀之說者謂夏時小正之屬小正者大戴禮之四十七篇也孔子以是觀夏禮小戴擯之記外學者遂置不論云朱子集禮別其經傳列月令前蓋朱子之鑒別精矣金氏因之采入通鑑於傳稍有異同愚謂戴禮古傳當有所受之也又小戴所棄者多此篇不可棄思與孝經并附之記而未果癸亥之春北平黃師以山左張氏爾岐本見示因遂成之是歲也春祁寒多雪余直廬綠雲深處直廬舊額在冰圍雪嶽中退直之餘日呵凍作數十字見者哂余何自苦乃爾余謂聖人神明卽是識夏禮而能言之余於名物字句且有未詳況其大且深者哉然陶桓公云夏禹聖人尙惜寸陰吾儕小

人當惜分陰不敢自棄心猶怛怛也書成弁數言示後學者心知其意當更有進焉

漢太尉許公墓記

內弟許澤年來以復漢太尉墓并儲氏所撰文相示屬余
記之余許出也凡許氏世譜所居所葬一一能道之大約
如儲氏所述者是以故不具卽太尉墓言之邑舊志曰漢
許太尉廟碑應劭撰不言墓蓋廟與墓近碑諸廟卽碑諸
墓其初也又曰唐元和時有談馬礪畢王田數七之刻其
繼也碑除八字人不能曉徐延休解之曰談馬言午許也礪畢石卑碑也王田爲千里重也數七是一六乃立也爲許碑重立四字許氏譜曰元至元二年立石署其旁曰
裔孫暹更立又其繼也明季囿於周氏今復之蓋是墓歷
二千年幾致湮沒者數矣幾湮沒而終不湮沒非特其後
嗣之有人與太尉之澤足以延於久遠而崇尚先賢與其
登是墓而憑弔感慨不能自己者皆出於人心之公歷萬

世而不壞者也豈偶然也哉明徐幼文詩曰南郭橋邊有
廢墳鄉人傳是漢將軍嗚呼可感也已攷周禮墓大夫掌
邦墓之地域爲之圖禮之記曰塋邱壟之大小高卑貴賤
之等級又曰邱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蓋古人重墓其爵
尊者封高功大者域廣後人思其德念其功亦樂爲之表
樹且拊益之或相與拜謁尙論於其間此趙文子所爲與
叔蠶遊於九原而以爲古人可作吾誰與歸也然則所云
古不修墓易墓非古者亦謂慎重之不使頽壞平易耳不
然望墓而祭非冢何望適墓不登壟非壟何登哉明洪武
帝疆理天下盡穀土而稅之圖其形若鱗比於古賢祠墓
列諸圖而獨其賦名曰官基以示優崇然自是子孫不得
私其墓者多矣在吾荆溪太尉墓與西晉周孝侯墓最著

孝侯周氏所祖也當古未爲縣治時許墓荆水之南周墓荆水之北相望也縣治立而周墓乃在城中廛市相接古所稱周侯古祠爲荆溪十景之一者不可復見獨太尉墓在西溪之澗煙波浩淼遊者尤樂登眺之明季周相國以其居之近日登眺於此因環而垣之當是時許氏子孫爭之力卒不可得相傳相國登眺時見一老儒過其前必肅揖以爲尊已也召而進之老儒曰吾禮漢將軍耳相國慨然揮之去蓋至於今又百年矣相國之曾孫舉孝廉者慨然曰太尉與吾家孝侯匹也且先相國之垣之也以登眺之便不欲人褻之故豈欲私此片壤哉則舉其地今已陞額者凡十畝歸之許氏君子謂孝道有二一曰繼志一曰幹蠱許與周均之矣抑吾於是重有感者太尉於漢爲三

公歷二千餘年所留者惟此坏土又幾湮沒而復顯天之道歟人之事歟前之舉族以爭憤懣填臆而無益於事者今雍容捐遜而得之豈仁人孝子之道固有積於久通於神而自相應於不知者歟吾思自漢至今登此墓以望西溪者不知凡幾夫亦有覩風濤之險惡煙霞倏忽之無常而慨人事之升沈物情之變幻者乎誦徐君詩當益喟然思所以不敝於天壤者矣

修治漢阿陵侯墓并建饗堂碑記

古人重祠墓夏禹葬會稽少康封無余於越祠墓自此始
周禮宗子去國得以廟行居者望墓而祭非宗子哭墓而
出展墓而入後世宦遊死葬其地祠其方留支裔守祀亦
禮從其朔也明洪武初勅上下山林原隰盡籍之先賢祠
墓燭子孫徭賦屬諸官官致祭禮甚隆意甚厚後一二百
年子孫寢失其守祀吏惰不虔視若甌脫豪者起而籠之
以爲宮室苑囿臺榭或侵穴焉運常歎洪武帝以尊賢崇
古甚盛之心規此大典乃一變而盡失其守至此爲可悼
惜也今廣平太守業謂運曰我祖阿陵侯之墓之不穴於
狐鼠也侯之神實然先是有覲者攜相墓客登隴四顧曰
佳城蒼蒼厥兆大祥五氣霽皇蔚爲文章應典秩宗爲時

名卿亦有衍潢來父此邦政肅民康汝穴其旁匪福而殃
覲者懼而止後三年業果令任邱修治其墓而吾家香谷
旋登宗伯先生又總裁三禮我祖之神如此啟運避謝不
敢當然因是知幽明一理祖孫一氣誠動於此神應於彼
如響斯答信不誣也業仁孝自祖父以上先世遺跡博攷
而確證之不遺遐涉以故佐幕於徐卽正當陽侯祭田歸
諸裔孫其令任邱治侯墓則術者且預卜其兆人與地偕
事與時會詩曰毋念爾祖念祖之誠積而明神降之矣業
治墓時左右徘徊意未發而村老有以地售者適與墓相
直饗堂之建於是成不尤異哉阿陵侯墓縱若干步廣若
千步嗣侯司空墓相去若干步中有隧道達焉若異宮而
入侍者蓋古子孫從葬之禮如此饗堂在墓後高阜民居

俠之有門有堂有廡各若干左配司空仲和公右配某公
趙宋爲大將以死王事祔祭焉其祀事俾某世守之劍諸
石以垂永久運不文繫以詩曰

我任自出軒轅帝薛邳疇摯駢侯邦孔聖素王水精子亦
有任子師桃鄉赤帝中葉震且業侯王厥角炎微茫英英
光武起白水瓦飛溢溢塵昆陽扶義除苛徇河北僞輿狐
火欺聾盲渾沌冰渡狂瀾倒信都砥柱中流當右提霸彤
左純植廣阿底定歸相望自茲百六霧迅掃論定四七垂
彝常雲臺峩峩照千古麟閣對此猶慙惶生爲名臣歿名
宿參旗河鼓排天闔喜援斗杓酌天醕怒揮天戈殪天狼
功著一時神萬古天心人事相扶將蒼梧穀林兩疑似阿
陵四尺留堂堂焄蒿神氣徹天紫來歆來格神洋洋腥肆

燭脞肅再拜億萬千世母夷戕

終隱庵記

人有所志必有所寓志者不可見而寓者則可知伯牙之於琴子陵之於釣叔夜之於鍛君平之於卜皆寓也所以寓者終古不能識則因其所寓者以傳之聘君樸庵許公當明洪武中詔舉隱逸郡以公應檄至公稱疾堅臥不起邑大夫周公及門勸駕卒不起築一室顏曰終隱庵自號有髮僧終老其中夫有髮非僧也非僧而曰僧志寓也終隱非庵也非庵而曰庵亦志寓也然舍此寓焉者而求公於大莫之國無何有之鄉亦烏以得公哉公往矣後嗣子孫謂此公寓也世世崇之如見公焉某年孫某議葺之某年孫某又議葺之康熙中孫某稍廓其規亦未就公九世孫鄉貢進士名孫者議發宗祠義積若干族屬某等又捐

若干事既成并諸基址田畝皆刻諸石而命運記其事夫
世人營營其卑者貨利其高者功名然不衷諸道則功名
亦貨利也當洪武初汲汲求賢徵書四出自公卿以及縣
邑皆得推轂賢豪以故朝峴門而暮崇廊者不可勝計若
王本杜佑以儒士任四輔陳元以通經任僉都陳煜以文
學任冢宰牛諒以秀才任宗伯俞綸以薦舉任司馬曾泰
亦以秀才任司徒一時才德之士風動雲合響答而景從
皆謂功名可唾手致獨公匿跡銷聲托身禪寂豈真慕彼
迦葉者言哉夫亦有超然勢利榮辱之外而不以此區區
者動其心也吾又聞公少時有腴田數十頃盡以與兄之
子而身取礮礪以耕邑大夫趙公表其閭曰仁讓今終隱
之庵猶存而仁讓之閭已不可復識矣或曰庵托名佛氏

故能久嗟夫孝子慈孫之如見公者獨茲寓也乎哉

易數題辭

天道變而萬化生地道變而萬功成聖人則之以爲動靜消息故易者易也所以明天地自然之道也其有取於卜筮則以人而驗之天從其順天者去其逆天者去其逆天而善反之則凶者亦吉矣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吉也其不合於天者雖其繇甚吉而亦得凶焉所謂反其德者反其應也後人逆於天而聽於數得兆吉則喜得兆凶則憂不度之德不反之身一有不驗則舉而咎之數曰是不驗也嗚呼豈數眞不驗哉夫亦弗思耳矣善乎程子之言曰君子行其是而已左氏之言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行其是而無疑則可以卜筮也亦可以不卜筮也蓋其所行者已順乎天也是深於易者也

跋傅母墓孺人旌典後

今上建極之元年運佐順天鄉試闈中得士二十六人傅生夔其一也撤棘後諸君次第來謁獨未晤夔然余酷愛其文謂醇厚莊雅必爲積學端士越明年二月旣望乃來望其容莊莊乎君子人也與之坐詢往歲何遽歸夔對少失怙惟老母是依往歲以拔貢旅順天顧老母多病入闈忱惕靡寧故遊歸不意得出先生門下今承母命拜謁因就試南宮心猶怛怛然因出其旌典一冊相示然後悉母節孝以文卜生爲端士亦信非妄也夫女德以節爲重雖他行不足猶將尙之況如母之賢孝仁讓俱至者哉當夔父之捐館也夔甫四齡其季猶在震而姑將七旬母以殉矢絕食者數日姑泣諭之乃曰婦過矣強起進糜粥隘不

容粒越六月季致生自是一意以養老撫孤爲事命二孤
受學於兄公學日進越數年兄公亦卒母曲意承姑歡姑
愉愉若不知二子之皆亡也姑有女五人皆嫁母友愛之
甚時迎以來一亡爲治棺卜葬地一撫其孤女嫁之一恤
其孤孫代償逋賦者且十載傳曰惟孝能友母之仁於小
姑如是皆其所以孝於姑也雍正十年奉

旨建坊旌表人以爲榮而余於是益爲夔勉也昔孔孟皆
少孤余過山東人說三遷里斷機堂若前日事孟母固賢
哉要亦孟子所樹立使然也士以賢自待卽以賢人之親
待其親無今古一也況鄒魯固夔桑梓地哉

跋徐在川先生代草請蠲南漕疏

徐君德裕與余先後受業崑圃黃師奉檄苗疆所以保惠其民備至西林師恒稱道之暇過直廬歷述先德自健康而上及坦齋又及七世在川先生以其代嚴文靖請蠲南漕疏草相示程子云一介之士存心愛物必有所濟觀此藁不誠諒哉明世宗好自用當時言事者百不一得且至獲咎獨此疏入易若轉圜蓋士君子進言有方氣矜之隆非所施於君父先生此疏愷惻動人而詞旨優柔平中於逆鱗無撻也使進言皆得如先生者雖慎諫如世宗且樂受之矣吾願持此爲進言者規也

書山海經後

或問曰瞿如人面數斯人足羽民翼飛氏人魚伏若是乎其怪也余曰此何怪之有荒古之初人物始生二氣揉襍氣襍則形亦襍焉聖人代作輔相裁成夫然後人全乎其爲人物全乎其爲物蓋人者天之主心者氣之主氣者形之主心治則氣治氣治則形治故夫人物之不相襍者聖人輔相裁成之極功使然非所論於遂古之初與荒微之遠也且後世之氣襍而形爲變者亦已多矣豈特古哉或曰經載所祭之神如鳥身龍首羊身人首者不滋怪歟余曰亦不足怪也神者體物而不遺必謂鳥龍羊豕之狀無與於神則已非不遺之義矣且夫天地精英之氣不能無所鍾鍾則必有所發發則必有絕特奇偉之材震耀暴著

之事荒古之初庶物紛紜人治未著草木蒙翳恒百數十里無一人跡於其中於是木石鳥獸之傑出者亦得竊天地之精靈而魂魄熊熊以爲庶物之雄長堯舜既作禹益受命烈山焚澤將舉天地十百千載陰翳之氣而廓清之則於庶類之雄長亦必先之以諭誥之文而後繼之以驅除之事其不用命若相繇貳負之屬則或殺之或枯之其用命而戢其屬或遜之巖谷之中徙之窮海之際以無害於民物更或効命而開險阻闢蒙茸爲民物驅除災難則無罪可誅而有功足錄聖人亦權其功之小大而或一牢或一雞或一玉以報之至於九隠旣宅人治日隆禮樂文章巍巍煌煌格于上下然後秩命祀之典絕地天之通而此竊天地之精靈以爲雄長者亦寔漸寔滅以至於亡此

聖人治人治神之大畧非一二拘固之儒所能識也嗚呼
唐虞遠矣民生既不見天造草昧之艱難亦不識聖神平
地成天之駿烈蜩飛鸞笑蚓竅蠅鳴據今所無疑古所有
聽其言亦無所爲非一遇變故則瞠目直視縮手不能有
爲輒諉曰非常之變非人力所能爲也嗚呼伯禹伯益伊
何人哉

書閣典史傳後

傳見任元解鳴鶴堂文集

右傳閣應元事詳矣余讀金壇志及馮氏譜知其時首事者爲馮厚敦厚敦金壇人號五洲以崇禎壬午歲貢授江陰訓導

大兵下江南令前遁新令至方謁廟而薙髮之令初下民洵洵厚敦因謁廟時殺令迎應元吳雅言云江陰人言厚敦守城時方溽暑悉括廁中穢涕之以灑攻者沾點滴莫不糜爛死八月二十一日城破厚敦於明倫堂率諸生北面拜故君手劒自刎死夫人王氏并一姊結衽赴井死越十日學役劉俠入城見厚敦死堂上正中諸生左右從死者十三人又十餘日厚敦二子自金壇來奔喪改殮顏色如生鬚髯戟張一女適姜聞厚敦死亦自縊今江陰竝祀

五忠祠嘉靖閒禦倭死事邑令錢鏞力保危城主簿曹建
慧及應元厚敦戚勲戚勲邑紳士原任文華殿中書城破
令妻及子女子婦先縊闔戶自焚死從死者又二十人云

書尹氏三戒

匹夫爲善於家其說皆足以信今而傳後非特其誠意之所結亦其理有不可易者焉余聞尹君玉廷三戒之說未嘗不爲之嘆息也尹君之母夫人年五十里人將稱觴母辭曰余猶抱子何言壽矣六十其可越明年卒君哀焉父年五十有九戒期稱慶不及期歿君尤哀焉於是有生日不受慶之戒父寢疾時嘗苦簣往蘇郡買棕榻歸則已歿矣於是有臥不棕榻之戒母寢疾時里人爭禱於非鬼君之父以義斷之不許未幾母卒而禱者稍聞君又哀焉然禱者亦尋死於是有疾不禱祈之戒君於父母疾兩刲股旣歿作如在亭以事之朝夕謁如生今年幾六十鬚鬢皓然然言及此數事猶潛潛淚下嗚呼若君者可謂能孝矣

余稽古無遇十祝壽之禮其在書曰厥父母慶洗腆致用
酒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又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
壽無疆此古稱壽之文也蓋古人之於君親也忠愛之至
忠愛之至則凡身所得致者莫不致焉惟壽非身能自致
故於飲食必祝以將其忠愛無己之誠若必俟十年而一
祝焉其爲祝也亦已疏矣古人疾亟子弟乃行禱於五祀
若其身則不禱禱者臣子迫切之至情非君子所自爲也
今世不知此義不能謹之平日以獲罪於天至於疾而後
乞哀悔罪又不用之五祀而於一切淫昏之鬼不亦太妄
也哉故夫不禱之說在君則出於孝思而實義之所必不
可爲也余書其事以告其子弟且使傳諸久遠聞尹君之
戒而其知戒焉